



1919-1948



文人笔下的文人

林语堂／郑振铎／等著

凤凰丛书
PHOEMX BOOKS
岳麓书社

文人笔下的文人

林语堂／郑振铎／等著

秦人路／孙玉蓉／编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：鄢 琨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插图：丁 聪

文人笔下的文人

郑振铎 林语堂等著
秦人路 孙玉蓉选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20,000 印张：19.625 印数：1—1,000

ISBN 7—80520—068—8/I·39

书号：10285·106 定价：3.60元

《凤凰丛书》总序

俗说凤凰不死，
死后又还会再生。

——沈从文

这套小书取名《凤凰丛书》，因为凤凰和龙一样，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。龙被捧得太神圣了，颇有点吓人，不是随便好搬弄的。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，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，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。

《凤凰丛书》专刊旧籍，不收新作，内容主要是：

一、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。

一、海内外关于中国、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，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。

一、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、文集的辑录和汇编。

一、文化史、自然史、民俗学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。

《凤凰丛书》的宗旨是宽容。入选之书，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，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，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。

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“凤凰”(Phoenix)，活满五百岁时，聚香木以自焚，从火中而新生。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，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。一本书或一篇文章，也是如此。

《凤凰丛书》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，欢迎大家提供选题，参加编辑，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。伊斯兰神话中的“西摩尔格”，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，“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，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”(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，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。

丛书主编：钟叔河

编辑：鄢琨

1986.5.20

目 录

□鲁迅 (1881—1936)

- 郑振铎：永在的温情……………(1)
林语堂：悼鲁迅……………(9)
夏丏尊：鲁迅翁杂忆……………(12)
郁达夫：回忆鲁迅……………(16)

□周作人 (1885—1968)

- 冯文炳：知堂先生……………(40)
温源宁：周作人这个人(林语堂译)
……………(45)
郭沫若：国难声中怀知堂……………(48)
郑振铎：惜周作人……………(50)

□夏丏尊 (1886—1946)

- 叶圣陶：夏丏尊先生逝世……………(54)
郑振铎：悼夏丏尊先生……………(58)
丰子恺：悼夏丏尊先生……………(64)

□柳亚子 (1886—1958)

- 熊佛西：忆柳亚子……………(70)

□钱玄同 (1887—1939)

- 周作人：最后的十七日……………(77)

□刘半农 (1891—1934)

鲁迅：忆刘半农君……………(82)

周作人：半农纪念……………(85)

徐霞村：半农先生和我……………(89)

李长之：纪念刘半农先生……………(93)

□胡 适 (1891—1962)

温源宁：胡适之(林语堂译)……………(96)

张中行：胡博士……………(99)

□许地山 (1893—1941)

郁达夫：敬悼许地山先生……………(104)

老 舍：敬悼许地山先生……………(107)

郑振铎：悼许地山先生……………(115)

□白 采 (1894—1926)

夏丏尊：白采……………(121)

朱自清：白采……………(124)

□叶圣陶 (1894—)

朱自清：我所见的叶圣陶……………(127)

□张恨水 (1895—1967)

老 舍：一点点认识……………(132)

□徐志摩 (1896—1931)

胡适之：追悼志摩……………(134)

郁达夫：志摩在回忆里……………(143)

周作人：志摩纪念……………(149)

何家槐：怀志摩先生……………(153)

□郁达夫 (1896—1945)

郑伯奇：怀念郁达夫……………(162)

郭沫若：论郁达夫……………(170)

钟敬文：忆达夫先生……………(181)

黎烈文：关于郁达夫……………(190)

□茅盾 (1896—1981)

吴组缃：雁冰先生印象记……………(196)

以群：茅盾先生生活点滴……………(202)

宋云彬：沈雁冰……………(206)

□胡愈之 (1896—1986)

叶圣陶：胡愈之先生的长处……………(221)

郑振铎：忆愈之……………(224)

□王统照 (1897—1957)

李健吾：怀王统照……………(228)

□罗黑芷 (1898—1927)

李青崖：予所知于罗君黑芷者……………(232)

陈子展：追忆罗黑芷先生……………(235)

□庐隐 (1898—1934)

刘大杰：黄庐隐……………(241)

苏雪林：关于庐隐的回忆……………(245)

谢冰莹：黄庐隐……………(252)

□谢六逸 (1898—1945)

茅盾：忆谢六逸兄……………(256)

郑振铎：忆六逸先生……………(263)

□朱自清 (1898—1948)

叶圣陶：朱佩弦先生……………(268)

俞平伯：诤友……………(274)

郑振铎：哭佩弦……………(280)

李长之：杂忆佩弦先生……………(285)

□田 汉 (1898—1968)

赵景深：田汉……………(293)

□丰子恺 (1898—1975)

陶亢德：《贫贱江头自浣纱》……………(297)

赵景深：丰子恺……………(300)

□闻一多 (1899—1946)

朱自清：中国学术的大损失……………(305)

吴 晗：哭一多……………(310)

熊佛西：诗人，学者，民主的鼓手
……………(315)

□耿济之 (1899—1946)

郑振铎：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
……………(324)

□老 舍 (1899—1966)

梅 林：老舍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(330)

罗常培：我与老舍……………(335)

台静农：我与老舍与酒……………(340)

□刘梦苇 (1900—1926)

朱 湘：梦苇的死……………(344)

- 应修人 (1900—1933)
 楼适夷：记湖畔诗人应修人……………(350)
- 杨 潮 (1900—1946)
 夏 衍：哭杨潮……………(360)
- 熊佛西 (1900—1965)
 赵景深：熊佛西……………(365)
- 穆木天 (1900—1971)
 蒲 风：穆木天……………(368)
- 阿 英 (1900—1977)
 柳亚子：怀念阿英先生……………(370)
- 冰 心 (1900—)
 子 冈：冰心女士访问记……………(374)
- 蒋光慈 (1901—1931)
 郁达夫：光慈的晚年……………(385)
- 王礼锡 (1901—1939)
 钱歌川：纪念王礼锡……………(391)
 熊式一：怀念王礼锡……………(398)
 老 舍：去年今日……………(403)
- 鲁 彦 (1901—1943)
 傅彬然：忆鲁彦……………(406)
 巴 金：写给彦兄……………(411)
- 冯文炳 (1901—1967)
 周作人：怀废名……………(415)
- 王以仁 (1902—1926)

- 郁达夫：打听诗人的消息……………(421)
- 石评梅 (1902—1928)
- 陆晶清：我哭你唤你都不应……………(425)
- 李健吾：悼评梅先生……………(430)
- 梁 石 (1902—1931)
- 林淡秋：忆柔石……………(437)
- 韦素园 (1902—1932)
- 鲁 迅：怀韦素园君……………(445)
- 李霁野：忆素园……………(451)
- 罗 淑 (1903—1938)
- 巴 金：纪念友人世弥……………(466)
- 黎烈文：关于罗淑……………(470)
- 朱 湘 (1904—1933)
- 苏雪林：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……………(474)
- 柳无忌：我所认识的子沅……………(482)
- 罗皑岚：朱湘……………(492)
- 丁 玲 (1904—1986)
- 沈从文：记丁玲(节录)……………(501)
- 孙大雨 (1905—)
- 沈从文：孙大雨……………(510)
- 梁遇春 (1906—1932)
- 冯文炳：悼梁遇春……………(514)
- 石 民：忆梁遇春……………(517)
- 缪崇群 (1907—1945)

巴 金：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·····	(520)
新 以：忆崇群·····	(538)
□陆 蠡 (1908—1942)	
巴 金：怀陆圣泉·····	(543)
唐 弢：圣泉纪念·····	(548)
新 以：忆圣泉·····	(551)
□柯 灵 (1909—)	
赵景深：柯灵·····	(555)
□周木斋 (1910—1941)	
柯灵：伟大的寂寞·····	(558)
唐 弢：悼木斋·····	(563)
□丘东平 (1910—1941)	
胡 风：忆东平·····	(567)
□萧 红 (1911—1942)	
丁 玲：风雨中忆萧红·····	(581)
罗 荪：忆萧红·····	(586)
许广平：忆萧红·····	(591)
□叶 紫 (1912—1939)	
任 钧：忆叶紫·····	(595)
□骆宾基 (1917—)	
萧 白：记骆宾基·····	(604)
编后记·····	(615)



永在的温情

郑振铎

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，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，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，被这样的一个标题：“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”惊骇得一跳。连忙读了下来，这惊骇变成了事实：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！

这消息象闷雷似的，当头打了下来，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。

谁想得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？

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，间歇的发着热，但热度并不甚高。一年以来，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；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。半年以来，情形尤显得不好。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。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。他自己也有此意。前一个月，听说他要到日本去。但茅盾告诉我，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 Isis 看 Dobrovsky，中国木刻画展览会，他也曾去参观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，能够出来走走了。谁又想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？

刚在前几天，他还有信给我，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，还附

带的说，想早日看见《十竹斋笺谱》的刻成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写信。谁想得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？

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。

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，站在他遗像的面前，久久的走不开。再一看，他的遗体正在像下，在鲜花的包围里。面貌还是那末清瘦而带些严肃，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！

我要哭出来，大声的哭，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，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。我站在那里，久久走不开。我竟不相信，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。

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，永在我的心上，——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，我相信。

初和他见面时。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。他的瘦削的脸上，轻易不见笑容。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。渐渐的谈下去，在那里，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，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。他虽不笑，他的话却能引你笑。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，他是最可谈，最能谈的朋友，你可以坐他客厅里，他那间书室（兼卧室）里，坐上半天，不觉得一点拘束，一点不舒服。什么话都谈，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。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。你有什么怀疑，不安，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鼓起你的勇气。

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，就个人讲，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？

他最勤于写作，也最鼓励人写作。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，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，改削创作，

校正译稿。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。

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，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。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。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，说被改涂得太多了。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，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。这一次的回信，却责备他改得太少。

“现在做事真难极了！”他慨叹的说道。对于人的不易对付，和做事之难，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。

但他并不灰心，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，校正译稿的事，挣扎着病躯，深夜里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。

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，一旦失去了，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？

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。会批评，但不工作；会讥嘲，但不动手；会傲慢自夸，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，象那样的人物，他是不客气的要接之门外，永不相往来的。所谓无诗的诗，不写文章的文人，他都深恶痛绝的在责骂。

他常感到“工作”的来不及做，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，凡做一件事，都总要快快的做。

“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。”这句话他常在说。

那样的清楚的心境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。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，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——但，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！

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河到北平去的时候。

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，戴着黑色呢帽，陪着爱罗先河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。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。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，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。

后来，他自己说，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，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。

我编《小说月报》的时候，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。除了说起稿子的事，别的话也没有什么。

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，是一次讨论到《三言》问题的信。

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，完全象盲人骑瞎马，乱闯乱摸，一点凭藉都没有，只是节省着日用，以浅浅的薪入购书，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，作为研究的资源。那时候实在贫乏得、肤浅得可笑，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《隋唐演义》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，至于《三言》之类的书，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。

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出版，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。我有一次写信问他《醒世恒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及《喻世名言》的事，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，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《醒世恒言》的全目。——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。他说，《喻世》、《警世》，他也没有见到。《醒世恒言》他只有半部。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。所以他便借了来，抄下目录寄给我。

当时，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，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。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。

后来，我很想看看《西湖二集》。（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），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。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。打开了看时，却是半部明末版的《西湖二集》，附有全图。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，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？见了这《西湖二集》为之狂喜！而他的信道，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，这书留在手边无用，送了给我吧。这贵重的礼物，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，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。

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。我的所藏的书，一部部都是很辛苦设法购得的；购书的钱，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馀。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，冬夜的凄栗，有红丝的睡眠，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，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。——只有这一部书！

现在这部《西湖二集》也还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，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。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，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，如今是不能再有了！

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！——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，我相信。

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他到过北平一趟，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。但过了几天，便悄悄的走了。他原是要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。我竟来不及去看他。

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。我回到上海，到他寓所时，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。